

新|书|推|介

《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



作者：〔美〕唐纳德·巴塞尔姆
译者：陈东飏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时间：2015-8

本书收录了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唐纳德·巴塞尔姆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期间的作品，书中汇集了他的八部已出版的重要代表作品中的经典之作，每个故事都从它的创造者对于这一篇本身要求什么的直觉中获得它独一无二的形态。每一篇都在用自己的声音唱着自己的调子。令人脑洞大开的故事，让你明白什么是后现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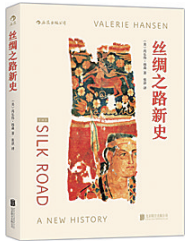
《写满字的空间》



作者：毕飞宇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2015-6

毕飞宇一直被大家公认为是小说家中的思想家，长期以来，他的工作就是虚构，然而，在他近三十年的虚构生涯里，时常也会非虚构——写一些散文和随笔。这本书就是毕飞宇关于他生活、写作、阅读的记叙与思考，谐趣，赤诚，思辨，灵动。

《丝绸之路新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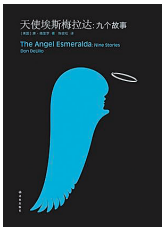


作者：〔美〕芮乐伟·韩森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译者：张湛
时间：2015-8

本书通过大量惊人的考古发现，探讨了丝路上从长安到撒马尔罕的七座绿洲，那里聚集着商人、使节、朝圣者和旅客，信仰着从佛教到祆教的不同宗教，有着非常宽容的国际化氛围。本书试图告诉读者，从来没有一条单一的连续的丝绸之路，有的只是东西方之间的一连串市场。丝绸并不是这些商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中国发明的纸张对欧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作者芮乐伟·韩森，耶鲁大学历史教授，著名汉学家。

《天使埃斯美拉达：九个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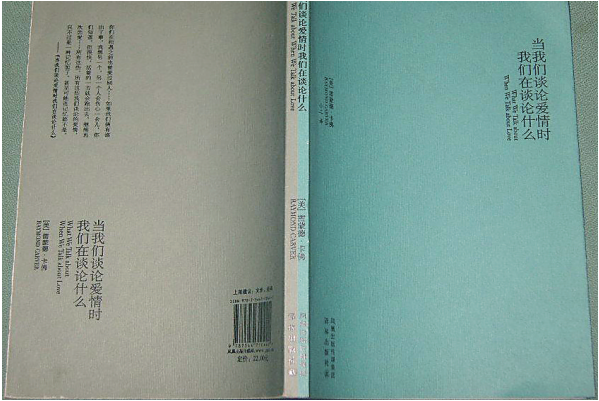


作者：〔美〕唐·德里罗
出版：译林出版社
译者：陈俊松
时间：2015-4

《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是美国当代文学大师唐·德里罗的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入了德里罗从1979年至2011年创作的九篇作品，可谓浓缩了他小说艺术的精华。书中的九个故事，是关于欲念与执着、失落与悔恨、狂喜与伤痛的人性时刻；读者将跟随德里罗的人物一起经历地震、见证奇迹、目睹绑架、在太空俯视地球……这九种独立的生命体验，定义了“现代文明”中的人类经验。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文本刊特约撰稿 伊万



生活糟糕，
小说中都带着酒气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以下简称《谈爱》)不仅是卡佛也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作品，单从题目上就让人觉得有意思。当读上这里的几篇小说时，我们定要为其中简短的话语、精美的景色描写所震撼，仿佛每一个标点都代表了一种气氛。读者对它绝没有自主权，也不能任意掌握自己的阅读速度，因为只要你在看它，无论你是怎样，它都是慢悠悠、沉闷闷地走，直到让你陷入它的黑色之中。当然，关于这部经典之作的“极简主义”由于新的资料的出版也受到了极大的争议，这里暂且不论，而后加以表述。

这部小说集在出版之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讲述故事的方式开辟了一条耳目一新的路径，更多的批评者更喜欢将注意力倾向于其艺术价值。但对于雷蒙德·卡佛来说，这并不是什么艺术品，这只是他真实的生活而已。

雷蒙德·卡佛几乎一生颠沛流离，过着潦倒的生活，曾一度失业靠国家的救济金生活。他曾换过无数的工作，高中没毕业，就得为家庭谋求生计。“在锯木厂，加油站，仓库里干过，也当过看门人，送货员——你随便说吧，我什么都干过。有一年夏天，在加州，我为了养家，白天给人家采郁金香，晚上饭店打烊之后，我给一家‘免下车餐厅’做清洁，还要清扫停车场。”小说集中的很多作品也有这样的体现，《凉亭》中一对帮着照料宾馆的男女，《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中在锯木厂工作的“父亲”和哑巴，《所有东西都粘在了他身上》中靠帮忙打扫牙医诊所来争取生活的一家人，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大起色，或许也不会有什么大起色。当卡佛作为小说家被世人所推崇的时候，并为他的作品赞不绝口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为了生活贫困到不能写小说。或许这并不是什么小说，而是他的生活，只是他在理解自己的生活时，那种角度和方式让我们觉得惊讶。

面对一塌糟糕的生活，卡佛不得不酗酒，就连他的小说中都带着酒气。故事中也不乏那些喝酒的男人，但这些男

人并没有喋喋不休地抱怨生活，谁也没有抱怨，就连醉酒之后，他们也从没发过脾气，更不像其他作品中底层生活的男人一样，殴打老婆孩子，摔碎桌上的酒瓶酒杯。对于小说来说，仿佛作者在用极强的力量压制着，以致于故事中的生活都能安静地进行下去。这种压制对卡佛来说不仅是小说写作上的能力，也是对自我的一种压抑。后来有一段时间他被送往了医院，接受心理治疗，即使这样，他仍然默许生活的平静。

爱得执着，
在饥饿中保持高贵品格

如果非要说出一些困境的话，它不是来自物质生活，而是来自于爱。正像题目一样，小说只是在谈论关于爱情的那些事。大多数故事简单的只有对话的男和女，他们为他们的爱情而苦恼，他们一直聊天、谈话，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解脱困境，然而，他们总不能轻易顺服自己。杜安和霍莉关闭了宾馆大门，跑到二楼空房间去喝酒。霍莉非常难过，因为杜安违背了他们之间的诺言，和别人上床了。但是，杜安仍然爱的只是霍莉，霍莉也爱杜安，这让霍莉不知所措，只能无休止地为难自己，不停地喝酒，他们刚刚不用在为生计所困扰了，现在又为爱而苦恼。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他本身的生活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但在自己的作品里却从不诉苦，而去在意他们的爱情。故事中的人都是认真的，为了爱情天天来纠缠自己的前妻，还因前妻与其他男人通电话而心生妒忌；分开的时候为了争夺孩子而僵持下来；甚至有的人为了爱情而选择了自杀。这些人在平常世界看来是疯狂的、变态的，但卡佛却看到了爱，他们身上充满了爱，极致的爱。对爱的执着使得卡佛像贫民窟的诗人，在底层的泥土与饥饿中永远保持着高贵的品格。

这种品格，也同样赋予他更伟大的东西，冷峻而又渴求的精神世界。那些保守派认为作品总是要表达出一些鲜明的意义，这些意义也最好是积极向上的，他们认为这才可称得上文学作品，并且生活也应该如此，应该让我们看到更多光明的一面。因此，尽管卡佛

说自己是直接描写生活的，他们仍然不以为然，不光说作品流水账式的没有任何价值判断，还总是把生活的气氛描写的那么阴暗、压抑。也正是这种对比，与保守派的观点的不契合，突显了其文学艺术的尖锐和冷峻。如此说来，这样的卡佛并不十分真实，如果我们想看他们如何看待生活，或者如何写作还是要去看看他的作品，而不是听他敌人如何诋毁他，也不该听他的拥护者如何赞美他。

其实，如果说锋利的话，我觉得并不一定是那些冷峻，因为冷峻是整个作品和生活的基调，相比来说，作品中透露的些许温暖更能够给人以感动。在一首诗中，他曾经这样说，“水果躺在碗中，你的头靠着我的肩膀，/这是一天中最美好的瞬间。”真正的卡佛也希望爱，渴望温暖，不然他的孩子和他的妻子何以那么爱他，这让笼罩在黑暗中的生活刺出了一丝光芒。在《所有东西都粘在了他身上》中，女孩的父亲回忆起在诊所下公寓的生活时，场景是那么美，本来是要给女儿讲述她的婴儿时期，结果讲起了自己和妻子的事情，并且陶醉其中。最后应女儿的要求，说带她出去转转，但“他仍然待在窗前，回忆着那段生活。他们曾经笑过。他们曾经相互依偎，笑到眼泪都流了出来，而其他的一切——寒冷的天气以及他将要要去的地方——都不在他的思绪里，起码目前是这样。”在《取景框》中没有双手的拍照人竟然跟那位孤独的女人跑到房顶上去拍照，从压抑的情绪中走出来，心情也变得舒畅起来。最后，卡佛成功地戒掉了酒。在这本小说中，不知道说了多少醉话，一对朋友还因为酒后吵了一架，分崩离析了，后来其中一位还是把它戒了。这也成为了卡佛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但不幸的是，他五十岁的时候还是死在了肺癌上。

他的一生绝大多数都处在穷困潦倒的状态，并且作品一直关注蓝领生活。有人把《大教堂》视为他的成熟之作，也代表了他的成功转型，把《谈爱》当成前期的代表作。但当《新手》出版后，《谈爱》跟卡佛的关系陷入了危机。《新手》是《谈爱》的原版本，是卡佛的寄给编辑的初稿，但编辑不仅删去了原作一半以上的内容，还更换了作品的题目。这一消息让那些倾心于《谈爱》，将《谈爱》与卡佛视为一体的读者无法接受，他们的爱似乎面临着怀疑和嘲笑。与此同时，一些文学媒体提出更吸引人的思考：“原汁原味的卡佛与精心调制过的卡佛，孰优孰劣？”笔者也只能说，这样的用词和提法又为“标题党”的光荣榜上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雷蒙德·卡佛

(1938—1988)，“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和小说界“简约主义”的大师，是“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